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七十五 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四集部

家藏集卷七十五

明　吴寛　撰

墓表一十三首

封承徳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徐公墓表

公諱諒字公信蘇之長洲人其先為嬴姓後封於徐因以國氏在周有偃王避難投會稽再傳章禹為吴所執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事載韓文公偃王廟碑蘇於禹貢屬揚於漢屬會稽故多徐氏代有聞人不絶然

自公近世皆隱於農無顯者其所居在邑東南當震澤吳淞二水匯為瓜涇而田其上相傳以為業公幼而端重如成人資更頴敏父曰文質善士也初教以學書既通其意再以九數之法授之凡所謂方田粟布之類人所未易通者習之輙精遂以其藝為閭里所知宣德末朝廷遣中貴人浮海入島夷取竒物凡一藝之良者皆選以從公在選中竊以母老憂幸而事寢則時方以足食為事故工部尚書周文襄公初至吳中廵撫求能濟

其事者訪於郡縣得公厚遇之一時征斂轉輸之法詢及田野而取於公者為多公感激亦竭所能事之世謂文襄善理財賦如唐劉晏公之贊助有焉大臣繼是號能稱任必守其法者以公嘗事文襄率訪之比歲公益老不任事而亦辭矣公年十三喪父事其母陳撫其弟瑄孝友兩盡平生質實無矯飾尤以信義自持至老好聞善有所得必謹錄之三子曰淵源澄教之有法嘗恨少孤廢學俾務其大者無以一藝成名其後源以明經

竟登進士第爲兵部屬澄游鄉校且有聲而公亦從受封曰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用源初官也當命下公與其配任安人同拜於庭下命服煌煌鄉人方羡之未幾而公以疾卒矣其卒爲成化十八年三月丁亥享年七十有四訃至兵部君將歸卜其年十一月壬寅葬於吳縣阪陂鄉堯峯之原乃來請其友吳寛文其墓上之石而泣告曰自吾官於朝吾父數遺書教以忠謹清慎其說不一今手迹宛然皆未能行也而吾父遠焉

棄世非子誰慰吾之悲者寬敬諾蓋公則沒矣至其老
而貴吳人皆曰公嘗有力於文襄文襄嘗欲薦以一官
不果宜其終得之也噫此殆知其淺者夫吳中財賦甲
天下雖尋常之地圭撮之粟悉籍於官參錯塡委之間
而弊所由起者倚是而營其身家之私其人可數公豈
特惡此不為其助文襄立法而隂有德於人蓋多矣不
然彼之營私者身且不保尚何貴之云而況澤及其後
人矣乎此可以為驗者則予表於其墓豈徒順其子孫

之情哉所以勸乎人者意亦有在

贈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陳公墓表

華亭陳一夔與予同官於朝相好甚公暇過予談詩輙欣然忘歸他日與其友趙栗夫至則其容戚然言欲發且止已而栗夫為言曰一夔之父母不幸俱沒而葬久矣未有表其墓者今者自咎不早為圖使先德泯焉不顯敢介僕以請於是一夔乃起而拜予固重一夔者而一夔乃復不忘其父母如此不又可重乎其何忍拂之

狀曰陳氏世為華亭人其先曰慶四者居郡城之南胥顧泖之陰生鼎亨生文德生守仁為同里張氏贅壻生以言即一夔之父也其諱綸字以言别號怡筠少侍外舅伯玉宦游㑹稽及長而歸適父當就逮京師徒步從之時永樂間朝廷營建未已被罪者例發工作即以身代備歴艱苦人不能堪而處之自如鄉里稱其孝後父母繼亡居喪盡哀以陳氏舊業不可廢也始還自舅家葺而居之有族弟縉既没無子而多貲又其居城西市

中或謂可據而有也不聽曰吾豈利其死者鄉鄰或乏用度嘗貸其米不償則曰歲方歉非索逋時也後竟焚其券初代父工作時每露卧因得喘疾後非春秋時即深居不出日惟焚香賦詩以自適其詩㓜學於里儒沈師聖已有妙句及壯猶以舊習未忘時寫其興致而已其讀書能通大義至諸史所載事實則多所記憶云生於洪武乙亥某月某日卒於天順壬午某月某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俞塘北原配江氏早卒繼陶氏能相其

夫成家每夜紡織達旦不休平生見寸帛亦拾而藏之不忍棄以其子向學往往節縮日用以供其師友之費其勤儉如此生於永樂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成化己亥某月某日合葬俞塘則卒之年某月某日也子二人長主善書藝不仕次章即一夔以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嘗以先任考最獲賜勑贈其父官而陶氏為安人恩典盛矣而復圖此陳氏子孫其尚有考於斯以嗣其德也哉

文林郎大庾縣知縣夏府君墓表

府君諱俊字人傑姓夏氏世為崑山人而居吳閶門西久矣家當市廛中里鄰之人爭習為賈公視其子璿璣有妙質獨教之業儒擇經師徧令從學而資給之甚厚曰吾固不賢於世俗之厚於嫁女者耶他日璣登進士第歴知應城新淦大庾三縣遂擢監察御史而璿以太學生亦授州判皆府君之教也御史君初為縣有循吏稱天子褒及其親於是府君獲封文林郎大庾縣知縣當是時御史君方仕於朝府君自吳中迎來適遇恩命

偕其子拜受闕下人莫不羡之其御史君引疾家居極侍養之樂者幾二十年而府君年九十四而終實弘治六年二月十二日也府君質莊重言笑有時事父母孝母榮氏性嚴宰其妻承順無違母常病危禱於神願同茹素三年以延其生母病果愈尤有厚德女兄之夫仕於外以百金託之歲久持還封識如故嘗買一商物既而酬其直商誤以為酬矣不納府君曰若何善忘耶卒强納之其年即高節序賓客滿門子孫侍側宴飲終日

懽然無倦容至語及其親然輙流涕不樂耳雖重聽入夜猶能燈下觀書而步履更健人所以羨之者不獨以貴也府君之先俱不仕曾大父貴一大父文達父季益世有積德其配沈氏柔慈儉勤稱賢里中先三十九年卒贈孺人子男四長即璿娶李氏次即璣娶周氏封孺人次玉娶吳氏次衡娶陳氏繼吳氏璿衡俱先卒孫男四曰節曰武曰學曰道女六曾孫女二以卒之明年九月十二日葬於吳縣橫山陳灣村先塋之次御史君使

人持狀來請文表於墓上噫其何以表之惟御史君自入官以來以清德見推於人固其有以自立亦府君有以成之也乎聞之府君就養新淦時邑多富室無一人敢造其門請謁者其子因得盡施其公平之政而亦以此不悦於人遂調任而去然其名則益以起矣向使府君有幾諫之失且遺辱其子能成其賢完然一節至於久而不渝耶此人所以羡之者徒得其外之可見者耳夫發其潛著其幽使其德昭然於人此表墓之文所當

作也

封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林公墓表

惟林氏之先為魯人後避晉永嘉之亂散居南土有諱遹者仕為福清尉始家於閩遹生仲雅仲雅六子長曰高宋屯田員外郎再徙吳中譜稱平江房其季尚有子建任大理寺丞天理之子升兵部侍郎兵部之子真卿江隂司法八傳至誠山公之曾大父也大父曰清隱父曰貴和貴和通易善卜筮之說國朝永樂間五從中貴

人泛西海入諸夷邦往返輒數年竟無恙考終於家自
誠山以來皆不仕至公生二子曰符登進士第仕至廣
西按察使而林氏復顯公以符貴被勑封監察御史者
幾三十年壽八十三以弘治九年六月十七日卒公諱
昌字士隆號守軒生未朞其父行役於外祖母范氏出
魏國文正公之後知書善教公遵奉不懈既冠謀以養
親即出授徒故工部侍郎吴公復時知吴縣重其名延
教諸子後永嘉葉錫以庶吉士來繼其任廉潔無私初

建義學禮請居師席待之甚厚而公亦自重未嘗輕造
縣門諸生誠服皆自以為得師公學不為浮靡之習朝
廷有纂修事遣官下吳中郡守輒請公預焉及公年益
高凡行鄉飲禮輒居賓僎之位起居拜揖不失禮度其
與人處不好詭浪飲酒雖至醉其貌愈謹與弟士明相
友愛見宣聖裔孫鏞孤貧好學察其器識非終困者以
女弟妻之後鏞仕至都御史有賢名轉工部侍郎而沒
教其子必業儒符自御史再擢至按察使官亦尊矣公

不自修大及符以公事降知南雄公亦無愠色終日怡

然賦詩飲酒如故人無不歎服者娶長洲夏氏封孺人

賢行克配以弘治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八十一

子男長即符娶范氏亦出文正公後次節承事郎娶王

氏女一嫁儒士劉潮孫男六原震原復原益原升原泰

原鼎女四曾孫男一女一公前卒二年自為葬銘及是

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一日葬於高景山之原合夏孺人

兆二子以予有交親之好復請表於墓上予讀公銘文

竊見其叙世系述事行詞質而核乃據而書之嗚呼里中耆老淳實如公者不可得而復見矣然受榮封享高壽子孫蕃盛如公者亦豈得哉是宜書之以示永久

施孝先墓表

施氏長洲舊族也家尹山之傍在國初科舉法未定詔選富民入官有初命為方岳牧守者號曰人材施之先曰景仁時在選中遂知閩之建寧孝先之曾祖也祖尚義繼被薦用從事戸部未仕而沒父思繼娶薛氏生孝

先其諱述孝先字也少游郡學勤勵謹飭力欲取科名
以素嬰俯疾乞歸田間而命其仲子悌代之俾從師問
學入則誨之甚嚴期無忝家世悌竟登鄉舉中歲復以
家事付長子愷愷尤能服勞家再裕而孝先益晦蹟林
下自號遁菴坐臥一室藥茗左右日以調攝為事雖親
友亦不多接見也弘治甲寅年七十以十二月二十一
日終於正寢配陳氏先十六年卒子男三人長即愷娶
張氏次即悌娶吾氏次曰忱娶顏氏女一人先卒孫男

十一人元吉元祥元祐元祚元振元善元亨元慶元亮元貞元福女六人將以卒之又明年丙辰十二月十七日葬於其里之先塋悌以予與其先人舊識持狀乞表於墓狀稱其父重厚端慤不好為智巧與人交言則必信凡聲利紛華一切屏去至於誠恪見於追遠孝謹竭於事生无可道者噫是足以表矣乃循孝子之意書之夫自科舉法行士之游於學校者孰無干祿之志及其出而仕也然能保其名全其身者亦不槩見也以孝先

之隱處較之其得失何如哉因併書之

明故封南京太醫院判周公墓表

公諱南字尚正姓周氏自號菊處其先鄢陵人也有爲兵馬鈐轄使者從宋南渡始家於吳子孫累世皆以醫仕曾祖曰光澤縣訓導瑾祖曰太醫院醫士𪐴考曰處士鼎娶某氏生公初其先專攻帶下醫至公兼通諸家言吳中論名醫公必居其列其用藥不取奇效然人賴以活者爲多有疾者雖百里之外亦來迎治亦惟其不

計利人尤感之公為人和厚衣冠隨俗不為詭異杯酒對客酣笑藹然平生不好爭競以忍自喜人卒服其德少有孝行母病瞽旦暮躬自扶持所以承順之者無所不至有異母弟撫愛不衰子庚喜業儒不强以醫業庚顧以醫被召典御藥禁中竟以其官封公為南京太醫院判初庚無子欲以從弟良之子繹為子及庚卒公遣人入京師抱繹歸家而庚始有後公年八十二以弘治丙辰五月十六日卒當疾甚召家人處後事井井不亂

且言吾當以某日逝矣已而果然其明爽如此配閭邱氏封安人生庚庚娶陳氏繼娶顧氏贈封並安人三女嫁馮宇高直湯璠孫男一即繹女一贅陳鍵於是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公於吳縣沙涇村之先塋鍵率繹來乞表墓道予以公之卒非特生者之悲而已庚有文而孝死必不瞑不能無望於此獨無以慰之乎且公已衰病嘗肩輿過予以生壙之記為託予既許之又二月而公遂不起又無以慰之乎故書此於石俾刻之

仰府君墓表

長洲仰氏吳中名家也曰大理寺丞諱瞻者仕於中朝為良法吏府君則大理公之長子也其諱嵩字惟高別號遜菴幼好學稍長侍其父居京師將以書藝薦用以疾弗遂則歸治家事益樹産業教諸弟絶無仕進意當是時河東薛文清公為大理卿得罪中要其父亦被誣同下獄遂謫戍雲中凡六年府君不憚勞苦數往省之道過京師輒訴寃于當道者當道者固知其父寃也相

與言於上得召還遂復其官居三年其父竟請休致府君力奉養以娛其老且遣其子璿入府學圖嗣官業璿後得濱州同知復分禄奉養之作居第於封門外日享其樂於是府君年益高以書遺其子曰吾旦莫人耳汝其歸哉璿即日告歸蓋明年府君以壽終實弘治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也春秋九十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處娶卓氏思南府同知某之女先十二年卒子男二長琮義官娶崇明縣醫學訓科劉委成女次即璿娶四川

參議周賢女女二長適太醫院判陳公賢次適夏永孫男四曰瀚曰溥曰灝曰濵女二適沈麟王雲雲縣學生曾孫男二女一府君平生讀書喜吟詠既老康强不衰凡郡中行鄉飲禮必預賔席及年八十以恩詔有冠帶之榮有司復奉酒肉養老於家況有子仕而能致其養歸而能送其終可謂難得者矣銘曰

葑溪之陽曰有一老壽樂而康惟其行孝逮其終身亦獲其報生際其時死得其所嚮用之福尚踰其數嗟何

憾哉全歸茲土

贈徵仕郎户科給事中楊公墓表

公諱信字仲實别號樗老姓楊氏蘇之吳縣人其先畟

世家崑山自公為常熟周氏贅壻再徙吳城西當濠上

居貨執藝比屋而是四方商人輻輳其地而蜀艫越舵

晝夜上下於門其地既為賈區業貨殖者必精悍少年

始善籌筭取息而公處其間謹愿無能人也惟服勤持

儉如在田畝時與人貿易人亦無忍欺之者久之衣食

自足而里中所謂善籌筭者顧多不及初公孤且弱依
姻家謝氏稍長即思報之代謝氏行役既壯去其家益
念舊恩所以周䘏其後人不絕人稱其德厚當其年老
郡縣延與鄉飲酒公曰吾何德以堪惟一赴而已人又
稱其德靜也於是公生二子伯曰昂仲曰昪以仲生有
異徵資更秀頴教之讀書竟登進士第給事禁中昪數
上章言敝政人或告公有子為美官當蒙顯榮柰何蹈
危機以為家門憂公謝曰子為楊氏計誠厚第吾兒有

言責使徒食君之禄而無所建明得罪於公議尤多矣乃以書勉昇曰吾老不必念當盡爾職以圖報稱可也人又謂公賢彼以謹愿無能稱之者特其外貌耳公配即周氏性嚴謹治家以正家人不敢違其意然其心實慈飢寒勞苦未甞不卹也少時見故里多豪猾害人者度必不為所容謀於公為自全計公所以徙居於吴凡其家之立子孫之成其力為多弘治丁巳六月九日公年八十而卒以又明年九月十五日既葬於楞伽山紫

薇村又四年其配以辛酉七月十五日卒年七十六昇方以公事奉敕往遼左還聞其母喪哀慟不勝他日泣告予曰吾父棄諸孤歲月幾何而吾母不幸復至此何痛如之將以今年某月某日合葬惟先君葬後墓上無文以刻遂乞書之予曰何用此為也君之所以至此者父母之教也天子方推君欲報之德之意敕詞襃嘉頒以恩典贈君之父徵仕郎户科給事中母封太孺人此真足以為楊氏光矣不腆之言何足以暴先德其以是

表之

太安人張氏墓表

太安人張氏世為澧州人有以軍功授九溪衛百户者其大父也父娶於孟生太安人少端重精勤女事父母愛之為擇配州判楊公景有妻劉氏適喪求得為繼室當是時劉氏遺一女甫周歲啼飢而病太安人入門即抱置於懷為索乳媼活之公自以為得賢配及公擢化州同知州逼蠻峒蠻聚黨攻城公善捍禦禦城幸不陷當

其勢危僚屬妻孥爭謀出避太安人獨謂不可泰然治家事衆倚之而安州既無事公始休致有子曰一清生有異質欲教之顧家甚貧太安人乃脫簪珥資給之而躬督勸之學一清竟以奇童被薦公與太安人攜入京師時年十二耳京師人競觀之嘆曰雖其子之異亦惟有賢父母之教之也後用詔旨積學翰林益督勸之遂登甲科號名進士歲餘公沒太安人獨從已而食其子中書舍人禄奉養且厚更被封典人復嘆羡之太安人

為人寡言笑至老不見喜怒深居閫内能以禮自持性
更仁厚奴僕有過容不忍責然教其子獨嚴當其子仕
於朝所交多知名士太安人喜客過從輒治具相款及
聞其與客談笑失度退即戒之既其子出僉按察司事
提學山西慨然欲振舉學政適有無賴子侮諸生杖之
幾死復戒曰為刑官當如是耶獨不憶而父之訓乎益
教之如此以弘治戊申五月十五日卒於太原官舍享
年六十有二葬且數月提學君以予同年相好也使其

門人閻价華戀兩吉士來求表墓之文夫太安人之行固當顯書於石若其為楊氏立家之難百世之下子孫宜亦有所考也乃系之曰楊氏本雲南安寧州人中占籍巴陵太安人以劉氏女嫁鎮江胡宗脩始依之居而葬化州於詐輸罔大山支之原太安人實祔提學君壯未有子嘗奉母命奏請於朝訪族雲南而擇從子紹芳歸嗣其後而楊氏為鎮江人自此始

王節婦墓表

長洲有名家曰王氏葬於荻扁益地鄉者累世矣距其北六百步作新阡以葬者則節婦滕氏也滕氏常州無錫人出宋龍圖閣待制元發之後父曰季常節婦年二十三歸王氏為廷用者之配又六年而廷用卒生二子長六歲次始晬日夜抱而痛哭誓不再嫁宗族見其志堅亦無敢勸之者二子漸長教之更嚴其姑以兒無父稍惜之曰惟無父所以教也姑悟二子竟立節婦居處能以禮自防不輕越中門雖婚姻家不一至聞父季常

喪惟向其家哀號而已其嚴如此家人化之凡寡居輒
不嫁爭以守節為賢然性好佛臨終益精明側卧而逝
人以為有所得也其卒以弘治甲寅九月丙申享年八
十七曰錡曰鉦即其二子鉦先卒女二人適周岳張某
孫男六人曰洣曰漳曰涇曰汶曰潛曰澐女五人曾孫
男六人曰室曰典曰圖曰籍曰文虎曰晋馬女九人予
與節婦從姪陳留令銳交久與錡及洣汶皆相好於是
將葬以丁巳二月甲申錡持塾師邢參之狀來求文表

墓惟婦人自少守節迨年踰五十有司例奏於朝旌表其門如節婦事里父老亦上於縣矣節婦以為近名力止之乃已君子以節婦為益賢也其後恩詔下凡高年者有肉帛之賜則曰此朝廷養老盛典也敬受之節婦賢行甚夥他皆不必書書其大者以慰其子孫之思云

張淑人墓表

故山西按察使趙公之配淑人張氏以弘治九年七月十五日卒二子昌齡遐齡將治葬以予亦居憂于家特

趙吳中請銘其墓予感其孝既諾之然未暇作也又明年予還任吏部而遐齡亦免喪以鄉貢進士來試禮部他日謁予言曰先淑人葬二年矣已有銘刻而埋諸壙中痛惟懿德後世子孫孰得而知之願書其大畧顯刻墓上幸甚惟趙公為鄉先達予雖未嘗與之接然聞其居官風采卓然意必有賢配以助之況有狀之可據乎蓋趙張俱武進右族淑人之父彛嘗為掾歲滿謁選京師將得官而卒淑人與其母唐氏不能歸適公喪元配

朱淑人求繼室未得鄉人有知淑人之賢者曰公欲得賢配無踰張氏女者察之果然遂禮聘而娶之其年甫十七耳入門事公已能修婦道而前室之子昌齡方九歲撫之尤至以舅姑皆不逮事念其母獨居無子請於公迎養於家其母安焉當是時公數奉命出廵諸道無一歲寧居以淑人善治家不復內顧及公超擢山西淑人居內賛相夙夜無違公益得盡心公事久之公致仕還家一時賔客塡門治具延欵各適其宜少暇公謂淑

人曰亦可休矣顧方督諸婢僕樹藝紡績不已凡日用衣食之費不至缺乏者皆其力也淑人用公恩初封孺人再進今封卒之時年五十三子二人長即昌齡娶楊氏次即遐齡娶陳氏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張廷瓛次適承事郎孫統次適生員薛乾遐齡與薛氏女為淑人出孫男四人女五人淑人合其夫葬邑張墅之原葬之期為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後又明年三月晦表

林母葉宜人墓表

宜人為封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汝談之配汝談没從其子且享其禄故母稱之其姓葉氏與林同出於閩皆稱大族宜人當為婦時事其舅樂稼翁姑宋氏孝敬不怠能得其心尤善處妯娌俾皆雍如也奉直公性剛直少容能以柔順濟之公雅好賓客至必宴飲每宿共具以待品物必備若非遠城市而居者佐公理家政凡錢穀出入稽數必精家人數百指衣食有餘輒勸公賑施貧之至稱貸而去或不責其償憫人疾病及猝患湯火

之戹常貯良藥給之其心之慈雖僮奴有過不忍笞辱而尤恤其飢寒勞苦若兒女然故鄰里以佛稱之至於教子則嚴不少恕子生稍長即不使習里巷鄙語詈言尤以揀擇飲食為戒迨長遣從良師游學業少懈輒白其父責之曰吾不能掩其過使為不肖子也諸子竟爭取科第成名人謂其善教之力宜人有四子其叔出側室王氏所以待其母子者恩意無間先是伯任戸部郎中仲工部員外郎並以公事歸為親壽適其季復登鄉

舉二老人時已蒙恩加封命服煌煌同坐堂上子婦率諸孫進觴酒拜舞堂下家慶之盛鮮有及者閭人羨之弘治己未宜人春秋八十有四以其年四月五十卒子男四伯曰鐾廣西布政使仲曰壂貴州左參議叔曰坴不仕季曰垄舉人壂先卒女二人長嫁黄陽次嫁福州學生陳舜鏗俱先卒孫男七曰鑛曰鉽曰鐗曰鎮曰鍇曰錭曰銷女六長適葉顯餘未行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閩縣清廉里輔翼山之原合奉直公兆鐾具書狀

遣使上京師請於同年友吳寬曰鏊兄弟所以得至此者吾母之力為多惟吾母內行甚備宜有詞刻墓上幸矜而畀之寬念契義之重且聞宜人之賢已久乃敘而書之然宜人則賢矣吾聞其子之孝又可書者方其子之擢廣西也自嶺南而來念其母老使即之任則例不得歸省顧閩中迂遠遂無程以行竟達其家而宜人卧病適數日矣亦念其子欲一見不可得家人慰解之紿曰子將至矣已而果然母子相見甚歡葢又數日而宜

人始不起鄉人傳以為異噫古稱孝感今復見之敢附書於後以為慈孝之勸云

何母太淑人呂氏墓表

弘治壬戌刑部左侍郎何公奉命賑飢東方民既獲濟公念其母太淑人居家年高急馳至越中省之居數日太淑人趣公還朝恐公不忍舍去躬送之門故示彊力曰汝惟夙夜盡臣節以報朝廷無以我老為念也公至京閱月則聞太淑人訃音慟哭痛恨不勝將還治葬來

告曰吾母有賢行非表於墓上無以示久逺敢奉寮友屠公之狀以請惟昔公以都御史廵撫南畿一時徳政被於吴中者甚多葢慈教所致不可誣也今公有請敢不諾太淑人諱翊姓吕氏世為新昌人宋有司農卿曰秉南者子孫數傳益盛遂為邑中右族太淑人為處士文度之女始笄嫁於何為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崇美之配是生子為侍郎鑑太淑人未嫁時已稱賢女葢年十二失母楊氏居喪哀毁有禮見叔母吴

氏有淑德即母事之事繼母曲盡孝敬有人所難及者及為婦愈遵婦道通議君甚宜之時祖姑呂氏在堂察其賢明遇家事之大者必與議而後行數稱之曰吾家得新婦將由此而振乎其舅素菴翁與姑俞氏尤以家事倚治於内太淑人不自為功所以事之者益謹日必躬具飲膳見食則喜或食不甘則踧踖不自安必再具而進呂夫人晚年患風疾起居飲食左右扶持至躬滌污穢不煩侍婢歷數年不倦嘗夜妾王氏生子欲棄之

太淑人坐守至旦竟撫育成立平生性更不恪嫁時有私田若干畝歲悉以所入公用至夫族有婚嫁事往往斥簪珥衣服以助之若鄉人貧乏通議君欲加周䘏所以賛成之者尤多故稱其賢者内外無間子鑑始學已善教及登進士第自為邑令至顯官所以教之者尤以節儉為言葢其自奉竟以布素終身凡狀所述事行尚多在他女婦為難得然在太淑人自謂當然以為此特常事耳若其出於變故得其二事之非常者當特書之

在正統己巳閭處冦難連起流刼郡縣通議君適旅寓
南京一夕里中驚呼冦且至矣相率奔竄山谷間太淑
人以二男女託其舅氏曰吾從舅姑生死以之不暇顧
此也已而知爲譌言乃已他日鄰家失火延及其居家
人爭取財帛避去太淑人獨入祠堂收先世神主及畫
象抱持而坐餘無所顧此固事之猝起者而能處之如
此其識見過男子多矣是宜書而表之太孺人卒年八
十八初以其子爲監察御史封孺人後加今封又通議

君卒蒙恩令有司治塋域至是復遣官啓壙合葬及賜祭皆如制鄉邦榮之子男三長即鑑次曰錄承事郎次曰某庶出女一適劉兗孫男四長曰宇國子生次曰寰縣學生次曰寯曰寀女五適呂經賢王誼俞極俞嘉言一尚幼曾孫男二曰紹曰繼女一夫太淑人能以慈教成其子爲時賢臣且孫曾詵詵其盛未已所謂由此以振其家者呂夫人之言不尤驗乎因附書之

家藏集卷七十五

家藏集卷七十六

明 吴寛 撰

墓碑銘九首 墓碣銘二首

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江公墓碑銘

英宗睿皇帝在位方十四年海内富庶號稱極治獨外藩屢犯邊爲鼠竊之計上思所以攘却之者乃下詔躬率六師往征師行以失地利而潛一時將校奮勇爭護乘輿而山西等處署都指揮僉事江公與其弟子四人

同日死之時正統己巳八月十六日也公諱洪字朝宗其先廬之合肥人祖浩從太祖高皇帝起兵取天下累功官至明威將軍太原左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弁得贈其父大海如其官既沒子澐嗣而公則澐之子也公在太原既以才勇知名宣德末選總京營左翼久之陞署都指揮僉事仍守山西既而從駕北巡遂死于難矣年甫若干公既死朝廷即命其子湧嗣職所以慰公于身後者甚至公為人偉軀幹沉毅有謀御下紀律嚴整

而推心任人能與士卒同甘苦蓋有古名將之風尤善
騎射射輙命中流輩莫與比者性素儉約食饌稍盛即
撤去而奉母劉氏必極其滋味母疾更割股肉作糜進
之疾獲愈人以為難其配陳氏贈都指揮僉事寳之女
寡居能以禮自守教子湧有法湧亦有將才嘗從征老
軍營功多寳授都指揮僉事署都指揮使事以其官復
贈其父若祖而贈祖母淑人封母太淑人次子渙出側
室尹氏女二長適太原前衛指揮僉事王賔次適太原

左衛指揮同知陳良孫男四人曰桓先卒曰朴曰楫曰楠於是湧痛念其父嘗憤然有滅敵之志既奉公遺衣冠葬于先塋他日託武陟令陳君瑞卿狀其父死事求表于墓嗚呼睿皇帝之神武所以為宗廟社稷之慮至矣葢有周張皇六師之遺意而非後世之為游田者故當時死于難者多公之事若同於人不足書獨惜平日號士大夫者棄君父生還以取富貴有媿于王孫賈之母者亦多則公之事固異不書可乎夫死者衆所難生

者衆所易能爲其所難而不爲其所易公之所以可取者在是而予爲之表者豈惟慰湧之孝思哉亦惟媿乎人焉爾

明故敕封中順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致仕李公墓碑銘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公致仕之二年爲弘治癸丑七月九日以疾卒于吳城通闤坊第素與公厚者若陳大理璠文太僕林輩爭走弔涕泣又有至自百里之外如吳

僉憲淑者以其子幼相與圖其後事而蘇守史公特斥俸金助之且謂公官四品例移禮部以聞於是天子命之諭祭其文有學優才贍性直行方之語所以褒奬乎公者甚至少傅徐公與公最故既厚賻其家沈啓南史明古諸君為議喪禮且求葬地得于吳縣九龍塢乃葬以甲寅十月六日而文君已為之銘矣其弟應祥謂寛宜銘其墓上之碑以書及儲考功瓘狀至初公病甚亟欲與寛一見訣別及是悲恨執筆輒止盖久而不能成

文嗚呼吾忍終不暴吾友之為人耶公李氏諱甡一諱
維熊字應禎以字行晚更字貞伯其先從宋南遷至吳
中遂占籍長洲世醫家曾祖仲純不仕祖士文有文行
以醫士始居南京考諱敬贈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
母賀氏繼母陳氏俱贈宜人宣德辛亥八月某日公與
其弟應祥同生少警朗力學好古博雅尤尚氣節景泰
癸酉登鄉舉舉進士不偶入太學中貴人方用事言於
祭酒欲致為塾師公避匿不赴成化乙酉選授中書舍

人見同官或由他途以進恥與為伍乞改教官補外以非例不許他日又有謀直文華殿者故扳公同事以掩清議公益不樂適有旨寫佛經上疏言聞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所謂佛經也言甚剴切人皆危之賴上仁明特笞而不問已而乞省繼母還竟罷殿直秩滿擢南京武選司員外郎未赴丁繼母憂服除改車駕司進職方司郎中尋擢南京尚寶司卿又三年始有太僕之命甫兩月以公事詣闕下遂請休致曰即上不許已再具

疏矣竟歸素少容至是性益卞急醫以為病徵果不起享年六十三娶王氏永樂初學士景之孫教諭貫之女也封宜人生男曰系先卒側室某氏生紹纘五歲女二人嫁貢士祝允明張廷瓛自公入官數有建白為中書時當郊祀畢有宴公奏近時中書舍人坐給事中御史後非制禮官重復舊不從知典故者則是之荊襄流民相聚朝議恐為亂欲逐散之公言民既墾田築室為定居計逐之祗益亂耳不若因而撫之便後卒增置郡縣

如公言平時企仰先哲見遺象并石刻必臨摹以藏尤慕范文正公題其居室曰范齋因以為號嘗使湖湘念吳尚書雲死節國初葬于江夏特訪求其子孫及其事蹟以傳其氣貌嚴峻若不可親然喜交游汲引後進朋友死往往經紀其喪恤其妻子於故舊之情最重也季弟早世歲分禄養其孤好客不倦家坐以空之故卒之日囊無餘資惟遺書千卷而已平生書蹟清古文詞簡雅有法為世所重公生長南京多游寓宜興中歲則

以吳中故鄉始購屋以居後宜興故人吳大本治田廬招之公時一往然曰吾固吳人也不可他徙故終于吳而卒葬于是以從公之志云銘曰

有美一人宛其精悍自我失之中夜永歎其人何如有德有言有才有藝抑其末焉昔仕于朝翩如孤隼與鳳共翔其高千仞衆目仰覩在彼青冥南飛不見遽匿其形暫息荆溪終止吳苑莬裘既營逝矣何遠朋游涕泣有喪共治九龍蜿蜒卜葬于斯茫茫下土賢者不作我

有哀誄石表是託遺書滿篋眇然嗣人天報其德不惟其身

明故大中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陸公墓碑銘

弘治七年七月戊申浙江右參政致仕陸公以疾卒于家明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太倉陳門塘先塋初公疾革已不能言若有所屬其子者於是其子伸以治命泣請銘其墓上之碑惟予與公同朝二十年相知實深每重

公才操當大用於時一旦顧以浮議而去則公不平之氣亦宜假此而發然此亦何足為公重輕哉是宜置之不足道也公諱容字文量姓陸氏先世冐徐氏至公始復未生其母夢紫衣人以笏擊其首曰當生貴子已而得公弱歲頴敏篤學游鄉校不專治舉子業日取諸經子史程誦不輟同輩謂非所急曰聊以抵諸君戲耳獨與故翰林修撰張亨父太常少卿陸鼎儀友善三人俱以文行聞於鄉而公尤為葉文莊公所知天順三年中

應天府鄉試成化二年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丁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司擢武庫司員外郎再擢職方郎中丁內艱服除改武選司遂陞右參政致仕卒年五十九公在兵部勤於公事邊報或急奏疏日三四上動輙數千言皆出公手而慮遠持正士論歸之西域賈胡進獅子至陝西嘉峪關奏乞大臣率軍士往迎公言于尚書外夷以奇獸進朝廷既不能却若復往迎之寧不貽笑天下後世耶議上遂已又安南累歲侵擾

隣邦有欲加兵者公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其事亦已錦衣百户韋瑛凶悍附勢得罪調宣府謀再用指良民妖言為功公言于尚書具疏請下法司鞫之瑛竟坐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獲釋京師稱快先時捕妖言者多陞官例得世襲愚民被誣死者無數公請除其例獄遂衰都指揮昌佐求為金齒騰衝參將公執不可俄中貴人名公至内諭旨公言西南夷要地必得堪為

将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之異日壞事咎将誰執佐
計竟沮他日復有中貴人舉都指揮二人為都督僉事
者命已下公益不可言都督大官必積功始得彼何人
而欲亂法耶舉者市恩專擅尤宜置之于法以為後戒
疏凡再上言甚切直上從之一時雖曲宥其人而自後
犯者必罪著為令他所建白若論馬政四事論儲養台
輔教導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
均平鈔法慎重會議又八事及在浙江益究察民隱振

作士風行縣至桐廬且嘗發漁家兄弟殺於潛丐者夫婦事人傳以為神明之政焉既乃條列浙中便宜十事悉見施行間因公務入京又論漕渠利病語斥權貴沮事有人所不敢言者葢公少即有志天下如兵刑水利之類有所得輙手書之册後多見於用云公事父母甚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者累月嘗夜醉歸母不樂自是飲必半杯不敢至醉其居喪盡禮三年不入私室人未嘗見其嘻笑治家嚴肅動容凝重若不可親狎至

與人處歡然也性喜聚書政事之餘手不釋卷見於著
述率明切平實爲詩文凡若干卷外記錄諸書又若干
卷陸氏世爲蘇之崑山人公之曾祖諱福祖諱繼宗皆
不仕父諱裕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司員外
郎妣陳氏累封太宜人配張氏河間府通判璞之女弟
封宜人子男一人即仲鄉貢進士女二人長適太倉衛
指揮使張漢次適鎮海衛指揮使武勲皆封淑人孫男
二人復陽滸陽女一人銘曰

瞻彼崑山韞玆良玉玉匪可貴人秀而毓有美陸公白
晳而豐少則有志誓終其躬統師籌邊惟大司馬我佐
有勞操縱用舍朝有成憲憸人妄干以身障之我力桓
桓力所可為夷險一視何以為之國有弊事手削章疏
觀者駭焉我職在是位卑亦言彼愚不知指為沽直知
者與之則為盡職為上為德不寧惟斯出參政事惠澤
益施未究厥才歸歟則速逍遥海濵進退不谷白日自
顧吾身獨全全而歸之瞑于九泉

明故江西贛州府知府致仕進階中憲大夫顧公墓碑銘并序

公諱暄字德明世居呉中為著姓自孫呉以来代有顯者曾祖祐祖榮皆不仕父巽登永樂甲辰進士第稱疾不仕教授鄉里以易師終身後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余氏贈孺人公少孤而貧篤志問學刻苦特甚宣德壬子中應天府鄉試正統丙辰登進士第選為翰林庶吉士凡四年授行人秩將滿用大臣薦擢福建道監察御

史久之陞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俄為姦民誣奏事既白猶調知贛州居官五年以老乞歸年八十五而終實弘治乙卯年月一日也公為御史最有才名嘗理山東長蘆兩運司鹽法宿弊頓革商人便之踰年再出巡山東適值饑歲或建議犯徒罪以下者贖米宜加于舊公言今米價騰踴民方不堪使乘急多取是益困之也當如舊便飢民奪富家粟吏擬以强盗律公言荒政緩刑殺人者宜以減死論一時全活甚衆至於吏或不職則

自布政使以下輙劾退之不少假借時太保王公文掌
都察院事以公得憲體移于御史凡出廵者皆當以公
為法嵗滿吏民奏留一年天子特從之及自閩臬調贛
人頗為公不平而公至則方博詢民隠專以安輯為事
屬縣有長河洞洞氓强悍不時出没刼掠屢招諭之而
勢益熾公以為是不示之以威吾民終為魚肉而已偕
守臣上疏言所以勦絶事宜朝廷用其策兵至則芻糧
已具士卒用命捷奏蒙賜金織文衣一襲寶鈔二千貫

以旌其勞公有治才遇事裁決從容不動聲氣事無難
易無弗辦者贛故多訟民莫能欺若豪猾吏胥皆斂手
以服人至于今稱之既致仕躬治家政益有條理而節
儉簡靜人莫能及雖老猶善談論每舉一事纚纚然始
末不遺往往以居官之法為後生輩道之皆可持而行
也蓋公自入官以来凡六十年而家居半之康强自適
福履加厚有子餘慶再登甲科以司空屬考最復蒙恩
進階人以為公榮於是餘慶卜公卒之明年十二月三

日葬于武丘鄉梅林先塋以予為同年俾書墓上之石予念平生數拜公堂上辱誨言為多則於公之葬固不能已于言也乃不辭而書之公娶鄒氏故贈監察御史某之女有賢行封恭人先公數年卒有子二人長即餘慶以河南布政司參議致仕娶劉氏次餘祥長洲縣學生娶俞氏女三人長適南京都察院理刑知縣杜啓次適劉奉次適劉嘉績餘祥與劉氏女皆妾段氏出孫男一人永齡女五為之銘曰

侃侃顧公蚤以文顯英皇之初甲科則践詞林宿留才蓄不施専對之美惟小試之乃陟憲臺以繩以糾直指一方吏民奔走民有失所我其舉之吏有不職我其沮之赫赫赫之名聞于朝著予之臬司何奪之遽章貢之間郡事爲繁公往治之不見其艱引身而歸年未耆艾有子繼之我事已代考公入仕五紀于兹孰不入禄如公者誰嗟哉吳中實多壽耇自公云亡今復何有梅林之墟築此幽堂有厚德者百世無傷

明故朝列大夫湖廣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徐君墓碑銘

君姓徐氏蘇之嘉定人也曾祖公行祖茂宗皆不仕父瑄以高科仕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其官贈茂宗其娶恭人王氏生君君諱晘字以質少入縣學與諸生處能除去富貴家氣習謹飭如寒士數舉于鄉不偶從貢例入京天順壬午竟登順天府鄉試成化己丑擢進士第觀政都察院初授南京刑部某司主事累陞本司郎中

丁母李恭人憂服除擢湖廣布政司左參議君在刑部最慎獄事不肯以深文入人罪究抑者時有平反尚書太原周公特稱許之及在湖廣益以簡靜自守所至事有便於民者輒行之嘗督運邊餉出納之際能除宿弊而事無後期人方望君再進而君述職于朝事有不樂遂陳于吏部求去矣人皆惜之既歸日與賓友相娛樂諸子更孝極甘旨之奉與其弟以德尤相友愛良辰勝日燕游歌詠不復知有市朝事其樂可謂至矣然嘗曰

吾藉君親之恩得至今日使不知足其犯老子之戒乎因自號足菴以見志弘治丙辰五月二十七日俄以疾不起春秋六十七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西先塋之次君娶封氏封宜人子男四湞太學生漳縣學生沛儒士灌尚幼女二長適太學生楊禎次在室孫男五倬僑侃某某前葬湞等縗服持邑儒浦東白之狀泣拜于門曰先人仕亦顯然未能展其志願得銘于墓碑以彰之予辭不獲則諾而銘之銘曰

距吳之東曰有壯縣萬室聚居有族惟衍越自偃王開

國于徐支分派別嵺城是居惟都憲公起于邑内厥美

濟之再世克類問其邑人克類如何發自鄉校爰登甲

科乃啓刑書爲司寇屬詳審求生不易其獄乃擢藩佐

以牧楚邦疾苦在民我其與攘公事未終獲我私願故

第大開樂我賓宴飲斯歌斯子弟在斯大君之賜先人

之遺先人之遺亦有身體全而歸之手足可啓松柏鬱

鬱高墳巍然從我先人葬于茲阡春雨秋霜益樹益築

子孫方来顯仕宜續乃琢貞石勒此銘文以順孝思告于幽宅

明故嘉議大夫應天府尹高君墓碑銘

弘治戊午十一月八日應天府尹高君以暴疾卒年五十七上聞訃命官諭祭營葬悉如制於是其子節上京以葬當樹碑墓道謂予與其父同郡又同年持狀踵門泣請造文以刻予以無暇固辭不獲則諾之君諱敞字德廣姓高氏蘇之崑山人累世晦蹟無顯者惟積德久

始發于君初其父祖見君資美謂必振其家擇經師遣從之游弱冠學且成充縣學生成化辛卯鄉試中式明年會試復中廷試蒙賜進士出身乙未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戊戌陞精膳司署員外郎辛丑陞本司署郎中數月實授丙午擢順天府丞弘治辛亥丁外艱服闋改應天府丞丙辰再擢府尹君在禮部時數奉使于外當今上初立為儲副命頒賞賚南京承接上下儀度雅飭文武大臣咸器重之再遣遼府行册封禮還復賚銀幣賞

大同將士之有軍功者南北跋履未嘗寧居會有府丞
之缺吏部以君有年勞推擢陞任時府事方殷佐治不
倦及今上即位耕藉田君執事恭謹禮成賜宴人以為
榮畿内飢具疏言民流亡狀乞發内帑白金五萬兩賑
濟詔如其請民賴以甦者甚衆鄉試為提調官已而行
考察法黜陟屬吏惟公及為府尹政務填委以次裁決
畢即欲以簡靜治之或勸以都下非外郡比自古尹京
者必嚴厲明察始稱其官君笑曰任吾性而已公退輒

與賔客讌飲如平時久之吏樂其簡民安其易府中殆無事君美儀觀襟度疎潤不立厓岸與人處杯酒談笑歡如也篤於孝友母弟為人贅壻而卒養其孤寡于家至宗鄙貧乏輒有所濟嘗以强恕自號足以見其志矣曾祖貴祖達以高年授冠帶父霄以君三載考最移封順天府丞母蔡氏封恭人君娶王氏封宜人生一男即節娶周氏一女適楊瑗側室鄭氏劉氏生二男某某三女適嚴厚戴徳歸漢女孫二長適盛有循次尚幼君之

卒諸子奉母于家於是鄉友今管参議琪時為禮部郎中及王御史倬與其弟主事秩相與治喪斂其箧無以為斂其僚友呂府丞獻等咸賻之始克歸其喪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本縣某山之原既葬節以被郵典詰闕謝已來申前請其狀則管君之所造也乃按而序之為之銘曰

偉矣髙君白皙而豐匪豐其貌惟量之容凡人可親亦惟樂易持以治人人亦以治赫赫南甸實古鎬京官府

參錯民庶豐盈文移旁午曰多留務京尹居中仰承俯
顧晏以簡靜馭其繁雄治道所貴吾師葢公曹參治齊
曾不事事有言事者直以酒醉後世取法庶事必隨吏
樂民安齊國庶幾古亦有人發奸摘伏身其遭凶民不
荷福奄然逝矣都人之傷京尹何在客来治喪篋無遺
財幾不能歛生不苟取死亦可驗有賻有贈喪舟克還
朝廷念之卹典斯頒崑山之墟乃鑿乃築鬱鬱松楸恩
光下燭學已行志仕不近名獨不終養其目未瞑作此

銘詩刻石墓道後有過者詆此以告

明故中順大夫浙江温州府知府文君墓碑銘

温州知府文君以弘治十二年六月己未卒于官其年十二月丙申歸葬于吳縣梅灣之原君所自卜地也將葬其二子奎壁具書幷事狀来請墓道之文予發書歎曰君與予相好久嘗約晚歲歸老吳中當尋山水之樂以償平生之勞今吾歸其時矣而君先我以逝則所與同樂者何人哉且君與人處雖笑謔中多直言而無隱

情則所以資益我者又何人哉以是久不能執筆而其弟監察御史森來告曰吾兄之所望在此嗚呼豈吾忘情於良友者終無以慰于地下哉君諱林字宗儒文氏其先蜀人五季自成都從盧陵宋有諱寶者為衡州教授始家衡山於信國公天祥為叔父與通譜後兵亂譜亡莫能知其世次在元曰俊卿以武官起為鎮遠大將軍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生五子長定開國初從高皇帝平偽漢終荊州左護衛千户次子定聰選充散騎舍人後為湖

廣都指揮蔡本贅壻從本守蘇州不歸而蘇之有文氏自此始定聡生惠惠生洪洙水縣學教諭洪生君幼傳家學成化戊子舉于鄉壬辰登進士第初知永嘉丁父憂服除改知博平名為南京太僕寺丞稱病去久之始起為温州君居官善察人情遇事剖斷無滯永嘉邑大初至日理訟牒千數皆得其情民知其明決也雖家人細事悉來訴者父老以勞神勸曰縣令如家翁細事不當親耶居數月凡民間丁産訪知已悉差科輕重皆手自編定吏不得為奸而

民帖然以服負山居民自恃險遠終歲不服役乃令父老好言諭之民相語曰文公非舊令比自是率如期至邑有奸民數輩習訟喜訐慣持官府短長至殺人無敢問捕之悉置於法其一尤奸者益附中官聲勢可畏君始至廉得其狀若無聞知者其人謂君無能為也縱弛如故俄白于憲司官言所以當治其人者憲司官以彼有所附難之君不顧以計召其人至出訟牒一篋示之其人駭服即縛去再宿竟死獄中浙東列郡皆稱快邑並海多盜捕之輙匿

島中一旦召健卒捜以方畧悉獲之上司論功當賞辭曰此令職也且邑有盜而捕何功之有鄰邑以銀課不足中官派償督責甚急曰銀非土産吾民何辜與償且山澤之利責其所有使不足則常課亦當免況吾民爭竟巳充有為郡者民相訟難決使誓於神民益惑有事惟神之聽乃籍諸神祠不在祀典者悉毁之里為置厲壇曰此詔令也更取藍田吕氏鄉約附以時宜使父老立鄉社行之月朔則躬往講禮間詢民間利獘人人得盡所言其意盖欲正

風俗興禮義以化導其民在永嘉者幾四年治行為浙江諸邑最博平事簡事畢輙入學宫與諸生講業以學宫在郭外隘而卑濕始擇地而徙之諸生欣欣翕然向學明年秋遂有舉于鄉者蓋寥寥然六十年矣更考鄉賢孫直講興而下作祠學中祀之甞行視四境見其外隆而中窪瀦水為民患乃浚河道凡四十里水始洩去民得安居又民苦歲輸納王府糧言于長史司不聽乃上疏極論其弊仍乞治暴横者罪或謂宗室不宜論列禍不測笑曰吾為民

寧能顧利害哉後詔令有司自行徵收如所奏地產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曰梨於民何濟使歲為例其何以堪俾悉伐其樹中官大怒會吏部以公政績卓異奏召當擢憲職適讒言至竟授太僕寺丞于南京曰寺丞非官乎至則以馬政久弛鋭意舉行抉剔蠧弊奸吏始無所容僚長有很愎者正色與辯卒亦信服奏按南京將官及有司養馬不遵舊制者數輩於是人始知懼而事集令上登極君奉表入賀陳言聖政十事多見施行間又

條陳數事于朝謂江南牧馬草場數千頃為勢家所侵而馬無所養南方歲出馬二萬疋徒勞解納而邊境不獲用皆當究其實繼又上三策極言利獘所當興革者奏下竟從其一故事馬數不得刷卷曰豈有無文書而能稽較者始令州縣治文書必精而其數始莫能隱他所舉行者尚多大臣多韙之然亦有嫉其喜事者遂移疾去及丁内艱家居者七年會温州守缺知者交薦于吏部以君為宜命下具疏懇辭不果於是去温二十年人思之未已及復至

相率走百里外迎拜于前至則首首重役疏滯獄更增修鄉約為政大率如前時復嚴育女蠲役之條以重人命建軍備立學之制以廣文風至於迎春鄉飲之禮悉正其失一歲中九七上疏皆言便民事民方賴之俄而疾作遂卒闔郡悲思如失父母君居官尚廉潔尤善防閑事上官執禮必謹至論事侃侃務盡所言忒忤其意不顧及臨民惟恐傷之故舊家必周卹其孤寡而於後輩接納奬勵惟恐不及為詩文明暢有新意不蹈襲所著述多成編其學自

堪輿卜筮之類其說皆通可謂博矣君之父涞水君以君貴贈南京太僕寺丞母陳氏贈安人繼母顧氏吕氏封太安人娶祁氏贈安人繼娶吳氏封安人子男三人曰奎曰壁俱縣學生曰室尚幼孫男三人女三人銘曰

文以武仕顯于前元虎符煌煌出鎮雄藩終顯以文自涞水君君為之子家益有聞早登甲科軒然不羣始仕于外或易而侮孰測其中經畫毫縷民有未安以手摩撫南北異宜此家彼戶豈不懷仁皆曰文父頌言百少譏言一多

太僕南遷意孰與阿益勤厥事馬政無頗使就憲職當如之何終惠于民寄以劇郡文父復來拯我窮困爾痛爾瘠家至為問昔時于溫恩澤已浹今也溫人罔不沾潤海山之陬有異鳥來我當其凶勿為民裁民曰公死我寧與偕莫救其身闔郡同哀歛金助喪以授其子稽顙辭之無以為此吾父生廉顧汚其死爰考遺事尚究其志將使勲名流于百祀胡車之行輹折于軌傷哉中道重載是委尚安于玆有佳山水樹碑于墳以播厥美

明故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金府君墓碑銘并序

弘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金府君以致仕終于家享年八十二府君浙之鄞人也諱亮字克明自其大父榮以上皆不顯父暹以府君貴累封郎中母曰宜人胡氏府君爲童子時非特以頴敏稱里有學佛者頗知書府君嘗受業他日讀孟子至墨者夷之章歎曰吾師其人也吾學孔孟之

道顧為其徒可乎遂舍之去更從儒者游人已奇之稍長適郡中選子弟充生員時多不願入選者府君自言于郡守守愛其有志特給衣服費遣入學勤苦不舍晝夜習毛氏詩不三年盡通其說正統九年登鄉舉明年擢進士第試政工部奉命湖南為襄王府營葬事竣始授南京行人司司副司事簡府君得肆力于學開門授徒日為諸生說詩言必據理文必合制一時去而取高科者若陸詹事簡沈憲副庠而下凡數人秩滿擢武庫

郎中武庫兼掌諸司隷人人歲例出白金若干兩供官員柴薪勢要不問有無輙先索去卑官貧乏所得顧後府君裁之俾皆以時得人無敢議者俄丁外艱去再丁內艱服除遂不起家居無事日與諸耆碩為會以樂盍歷三十年以壽終于正寢府君為人有厚德在兵部時僚友當入朝行大慶禮屬有瘵疾難於行府君慨然代之其人竟卒臨終歎曰吾非金君為道路之鬼矣平生持己嚴而不迫待物直而不絞居官則盡心於公務處

家則遠蹟於公庭人茍可交雖遠必親故賢者薰其德
財茍當用雖疎亦予故貧者獲其濟尤好激引後進至
於族人之可教者多躬自指授如淮安通判淮其學訓
導浩皆其姪也相繼以科貢成名府君娶張氏贈宜人
繼陸氏封宜人傅氏以子洪貴封太孺人子男三長即
洪監察御史次潛次瀾女一適寧波衛指揮僉事魏政
封恭人孫男六某某女二長適楊美琚其一尚幼洪奉
命出廵聞其父喪入朝領檄將歸守制來告曰洪不幸

擢此大故令當治葬惟吾父官五品謹按令典得樹碑于墓敢以狀上願書其文畀之予嘗主試文場洪為所取士及洪初知吳江又為鄰邑知其善政為多今又以才御史稱于憲臺人謂其固能自立亦其父之教也乃序其事而銘之府君葬于鄞之上儒山葬之日則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也銘曰

南有鎬京實多留務惟夏官卿屬有庫部孰從甲科擢居司副美矣金君當此賢路君在童年其志已奇執卷

感悟豈背其師入仕則優學惟其時以我所得弟子是資庫部皆勞獨有餘裕吏退嗒然莫展才具吾食君禄其禄則豐吾居君位其位亦崇弗畏入畏當保其終鄉閭熙熙黄髮諸老相慰以言公歸何早琴奕是娱酒食美好目見佳兒繡衣煌煌託以宦業誨言勿怠八十餘年曰考終命彼貪仕者糜滅已罄或哀而誄或挽而歌鄮山有石工則與磨考事載書潛德斯顯爰塞孝思不廢令典

明故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公墓碑銘

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公卒其子翺告哀于朝公官四品於法當得諭祭而已天子知公居官得師道特命工部令有司造墳安葬盖異數也翺以予為先友知公最故且深来告曰上之崇重師儒至矣不有文詞刻于墓上何以表著先徳以副䘏典之盛乎幸念之在成化壬辰擢進士第者二百五十人蒙賜及第者三人予與公及莆田李士英後數年士英沒獨予與公在然皆老矣又

南北相望不得朝夕見令公復至此予將何以為懷耶
公之葬安敢無一言特念同年凋謝殆盡不獨公與士
英感歎之深不能成文耳雖然予既後死將誰委之公
諱震字道亨自號勵齋世為吉之安福人曽祖廸忠以
季子安止貴贈翰林院檢討祖彞昺隱居不仕博學工
詩考德望以公貴累贈右春坊右諭德妣曠氏贈宜人
公幼即知好學生六歲其父遣從叔父德育受業出就
數里外躚躚然挾書以往不以遠辭凡其父遺書訓教

藏置惟謹長入縣學為弟子天順壬午登鄉舉及會試屢不偶人為公淹滯惜則愈自奮發志不少衰竟擢甲科高等初授翰林編修秩滿進侍講弘治戊申為今上之初會國子缺司業吏部求其人不得乃擢公右諭德管司業事秩將滿始再擢南京祭酒蓋又五年以病卒公爲人氣剛而色毅言直而情真與人處不詭隨遇事不合於理咈然不從人有善輒稱之不善必斥之不容見朝士好進取者尤薄其爲人故公居官始終自守竟

老于監官而無援之者其為教以身率先諸生不少縱逸日課季試必嚴而公至于歲遣歷事諸司人無敢紊其序者其居師席望其容貌若不可親然篤于恩義見寒窶者多周濟之南監廬舍歲久甚敝節縮公用修治殆徧諸生條其學政相與作詩紀之其放恣不率教者則造為謗言以騰于外及公卒猶有作詩以辨誣者則公是有在而君子始益信其為人之賢矣公在翰林當會試兩為同考官廷試掌卷經筵展書皆為盛事及初

擢監官適今上視學蒙與祭酒賜坐堂上公次當講易
詞義明暢上為聳聽翌日被賜襲衣仍敕宴于禮部人
以為榮遇平生文思敏贍下筆數百字不蹈襲陳言所
著有稿藏于家娶歐陽氏有賢行封宜人子男四曰翔
楚軒騰翺縣學生軒先卒女三人長適千戸彭勉勦次
適學生王褒彭玘孫男八人曰恩憙愈惠愿感憙慜女
三人公卒以弘治辛酉三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八以
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侃侃劉公抗顔為師國學設官淑匪人私昔自翰林往佐以教勤勵率人諸生是效南雍再擢師道益嚴朝暮鼓鐘步履相御建此良規有國之始既歷十紀舉而不弛人材振作匪徒效焉心誠服之樂公教焉六館訢訢方竊相慶相向以哭吾道有命人與道亾命如之何惟其名存所得已多帝念師儒畀以䘏典寵異于常得之亦鮮安成之野築此幽堂必有鬼神呵護不祥以責其先以裕其後載述平生刻詞不朽

明故奉政大夫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蕭

公墓碣銘

成化辛丑工部員外郎常熟蕭公擢提刑按察司僉事提學雲貴將受璽書以行有日矣適中人以私憾故讒公于上者賴聖明保全卒與僉事貴州特罷提學當是時公已遘疾便道行至家僅數日而卒是歲十月二十八日也年五十三公諱奎字漢文姓蕭氏其先有諱某者從宋南渡來常熟家焉三傳曰順之為公之曾祖祖

曰安道業儒尤精於地理家之説父鳳儀頴敏有文早世公生三歲而孤母周氏守節鞠之而卒成立之者仲父鳳鳴也少入邑學後以太學生中成化壬午順天府鄉試壬辰登進士第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督造運艦淮南三年考最推贈父如其官母號安人廹還京復督修太倉尋陞員外郎公少喜問學晝夜刻厲人不能堪而愈久不懈竟以成名及居官尤稱勤敏工役紛紛未嘗以勞自弛於是吏部以公困於俗務非宜薦居外臺

委以文學之任人方以爲稱而公以剛直取怨幾陷於罪矣公平生事母甚孝仲父嘗患癰親爲拭膿進藥左右扶持不踐寢室者踰月教其弟塾及其諸子嚴而有恩與人交重信義或其人雖死猶爲致力以保護其家不已妻麗氏封安人和柔貞惠與公處甚宜而撫其庶子綬緗維三人更慈安人生女一嫁趙金後公七年以某月某日卒年五十葬合公兆初公將卒語其弟若子宜求吾銘墓塾乃使人來請及是綬等復以書來曰吾

母不幸又没將葬矣惟憐而畀之予瞿然曰漢文吾知友也忍負其言終無銘以慰于地下乎銘曰

學優而仕仕尼而止孰爲之尼我惟剛直雖晦其才實彰其德驅車何遄我疾則纏欲知其然命也在天從我之先歸全斯阡

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河東陜西都轉運鹽使司

同知侯君墓碣銘

成化戊戌河東陜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華亭侯君得

致仕之請時年五十九後十年會朝廷上皇太后徽號
推恩臣庶以其子直仕于朝當受封典獲進階朝請大
夫贊治少尹已而直復用詔旨歸省而君先以疾卒實
丁未七月三十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君諱蓋字進忠姓
侯氏其先汴人也從宋南遷始居松江故今為華亭人
高祖道元當元季兵荒好為義事曾祖彥才祖世隆考
主𦊙以隱德稱母盛氏君少游郡學廬陵孫先生時為
教授命作無極太極論文成理致粲然甚見稱許正統

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屢試禮部不中景泰乙亥竟從吏部選尚書泰和王公見其文歎曰子何乃不得第進士耶擢寘第一授襄陽府同知君至以屬吏不知為政取前元張文忠公三事忠告刻木傳之痛抑豪民為襄王所知厚加禮待三年俄丁父憂服除改處州州號難治屬邑龍泉慶元居民盜鑿銀鑛恃險為亂鎮守中貴人欲請于朝盡勦絶之君言此州民常態願往諭之用其言民皆散去竟無事秩滿乃擢都轉運鹽使司同知鹽

池無垣諸無賴相率持兵械入池恣取往往爭奪殺傷有司莫能禁君上疏陳其弊朝廷命御史一人廵視而人乃知懼仍用其説築垣以闌人蹟垣廣袤百二十餘里外鑿濠濠外復築堰以防水患周垣建鋪舍二十四以居邏卒復創分司二於池之東西功畢而鹽弊頓革先時池旁居民每歳私鹽窖中以牟大利君諭以利害民爭自首悉歸所藏于官自是鹽法大通商賈益至邊徼多儲蓄歳省轉輸之勞又歳嘗大雨池水泛溢鹽無

所出君率寮屬致齋七日禱于池神明日天霽而其旁數里雨如故人以為誠感葢君居官二十餘年盡心職業未嘗有過年未六十即自引退又可謂難得也已君事父母盡孝游太學時值正統末京師有警知其親之念已欲得歸省請于祭酒蕭公公不可君力請而歸及既貴恒以祿不逮養為恨友其弟尊能讓遺産與之教諸子誨諭諄切鉅細不遺至與人交坦易不變尤好面斥人過人多敬服之其為學務博覽亦多著述配沈氏

有賢行先卒初以子方貴封安人後從君贈恭人子男五長正次方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次平郡學生次即直刑部主事次朋孫男九僎儀儼倬份偉僖佾其女四長適戴恩餘在室君與山西副使朱公瑄江西參政盛公綸爲中表兄弟友恭甚至盛公沒君哭之慟及是君沒朱公尤哀悼之乃爲狀授其子正等於是直来給部符將歸守制以予有斯文之雅泣告曰不幸先君棄諸孤卜葬有日矣敢以墓上之文請幸憐而畀之予曰唯

唯乃據其狀序而為銘銘曰

維侯之先從宋而遷松水卜居殆數百年烏泥之逕来自唐鎮世濟隱德發于後胄維朝請公仕以學優惠政及人兩佐大州國政所資民不貲海相奪且傷孰為之窐乃擢運司有疏具陳朝議韙之直指出巡隱然高垣竝手以葉商賈集焉邊餉斯足昌不久任遽引其身俯視無憂家有朝紳昔時甲科今遺其子俄涉崇階曰有詔旨孰不富貴考終則難孰不壽考嗣後則單蔵茲維

深刻石以表百世之餘識其宅兆

明故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吳君墓碣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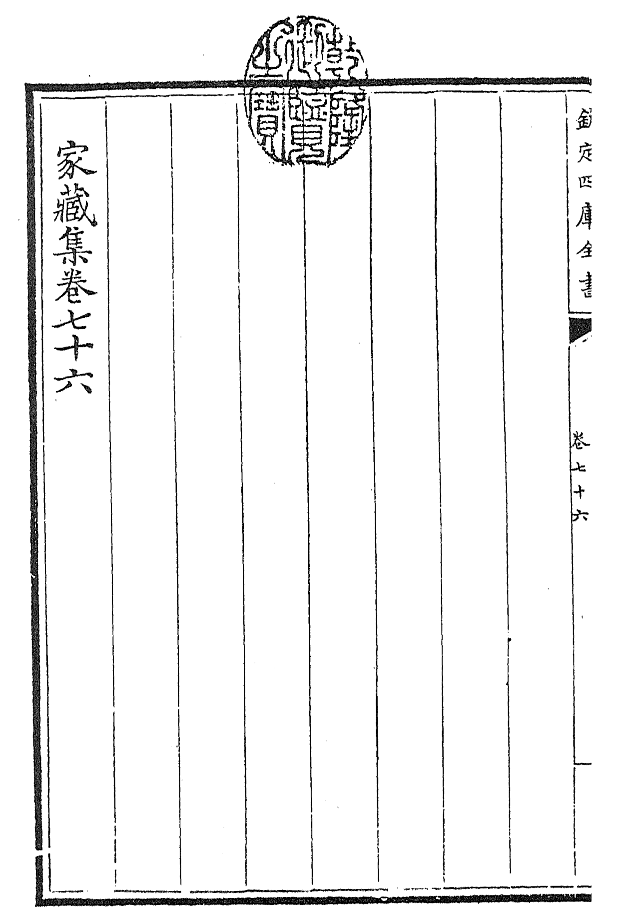
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吳君以疾乞歸歸至德州南四十里卒于舟中適其弟鄉貢進士鎣護行為治歛具其配汝宜人方来視疾顧遇其喪痛恨不及見挈其遺孤同還白于其舅卜日以葬謂當刻石墓上於是其仲弟訓術鍳託公事上京持鄉貢君之狀来請蓋自君之訃至朋舊有不忍聞者而予尤悼惜不已其父且老一旦

失此佳子又何以為懷耶吾知君目不瞑不以遺親之憂之故耶而況藐焉一子所以繫其心者又何如耶俯仰上下有不可死者君何以至此耶君之為人不宜至此而卒至此者又何耶君性坦易與人言即吐肝肺無隱藏凡矯飾欺世之事不能為也自為諸生已有才名游太學故祭酒晉陵王公素待下嚴獨愛君他日尚書三原王公巡撫江南問士於晉陵公即舉君以對試與論議民事喜曰吾友奇才也及在兵部尤為令少傅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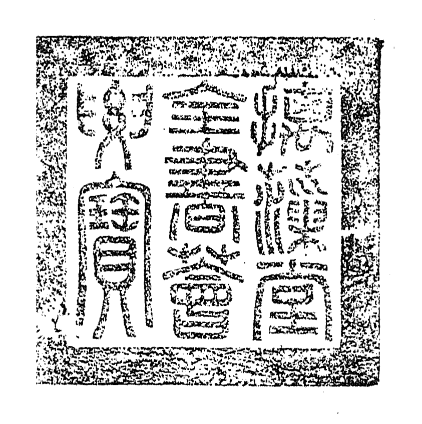
陽馬公所知以君敏而能守常有推薦意而君不幸病
矣君諱鎣字汝礪出呉江名族幼則好學父母憂其質
弱不能止稍長徧從良師受經與其弟鑾並以文名于
時同輩推讓以為不可及竟以縣學生舉於鄉成化丁
未登進士第觀政工部遣為大臣營葬俄聞母喪服除
初授兵部主事分掌武選陞員外郎再陞郎中始專掌
武庫治事如家竟以勞得疾葢居官僅八九年年止四
十八卒之日為弘治已未某月某日也以明年某月某

日葬于祖塋之側曾祖曰為祖曰效皆不仕父曰璩有文行累封武庫司郎中母李氏累贈宜人君娶汝氏南安知府訥之女累封宜人子男一妾顧氏出三歲竟夭汝宜人奉其舅命以鑒之子某為後女一人贅陶煒君為予所取士念其止此宜為銘以慰之銘曰

身不自愛而愛其官嗟有守之必盡求此心之所安惟心之安惟名之完君子之終尚尋其端凡生者之臨穴其拭淚于斯言



家藏集卷七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舉人臣吳壽朋

謄録監生臣金埴